

沒有可以放棄的陽臺

◆ 陳弘毅

近乎疼痛，沒有什麼

真的可以放棄，比如陽臺

習慣用窗戶溫習明天。

明天是陽光打開了陽臺

種植盆栽，焚香，與

你說話

我嘗試敘述問題

曬衣，回程的公車，截止日期

你幾乎用跟不上的腳步
把石頭移開

微微的燈光在你說
的時候，與不說

聚攏。聲音的芒草抽長出一道
不透風的牆

無疑我是更脆弱的那一個

脆弱的是

除草工人在我們的邊界
用鐮刀勾住事物的根，什麼
是可以被斬盡的，又或者
應該好好被藏在土裡

平靜的海面，睫毛接住雨滴
是一塊一塊被反懸的鏡子
折射出微小的毀滅，像失去

冰川的湖泊

像我們誤把

長長的深吻當作陽臺

隔著偶爾淋雨的半室外空間

和不計入坪數的生活

沒有什麼真的可以放棄

比如我們，近乎疼痛

作者簡介——陳弘毅

一九九八年生，就讀東海大學建築學系。曾獲東海文學獎，自費出版《對折成一片小的海域》詩集。後來我常誤認街燈與星星的關係，你把燈泡旋轉下來，雨就已經開始。

評審意見——李炎雲

此詩以乾淨、簡潔的語言，推動並串連起幽微的心緒，鋪展出飽滿的情感張力，是一首私密性強烈，卻富有渲染力的成熟之作。全詩以「近乎疼痛」、「沒有什麼真的可以放棄」作為抒情基調，以「陽臺」作為關係的隱喻，娓娓道出一段隱晦而不捨割棄的情感。詩中將「陽臺」定位在「半室外空間」和「不計入坪數」，輔以「除草工人」在我們的邊界／用鐮刀勾住事物的根」等敘事，暗示情感關係的某種「不合法」性質。因而在描述內心情境時，細緻而淒楚，不論是以「聲音的芒草」來形容話語傷人，或是寫心碎的「是一塊一塊被反懸的鏡子／折射出微小的毀滅」，皆極其動人。然而，由於語言的簡約，以及偏重內在傾吐，容易造成敘述曖昧、指涉較為斷裂，偶有閱讀隔絕感。